

界首,生我养我的地方。不论我们走多远,故乡的一瞥总是那么深情绵长。不必用诗人的钥匙,轻敲古街小巷的墙壁;未改的乡音,一声请问,便串起记忆深处的乡情亲情……

故园

寻寻觅觅,我找到了我家旧居所在,但老屋已拆除,所幸后面邻居王福西家的房屋依旧。王福西亦已归西,房产已易主。我从蛛丝马迹中回忆往事种种。

王福西曾为界首供销社副主任,解放前做过道士,口才极佳,很会说一些和尚尼姑鬼狐仙怪之类的故事。其夫人皮肤白嫩,晚上从我家后窗常飘来呢喃夜语。王福西绘声绘色,讲至精彩之处,其夫人的格格笑声,银铃般穿破夜空。那时我家的后窗堪称“友谊之窗”。两家孩子常翻窗来往,玩地道战,玩遁身术;窗前,大人们也经常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好菜,召唤着芳邻分享。两家的碗递来递去,但从不会弄混,那时碗里都盪上代表户主的一个字。我父亲叫陈世骅,挑担子的铜碗匠人便将我家的碗底全盪上一个工整的“世”字,而从后窗接过来的每碗佳肴,风卷残云后,碗底会现出一个端正的“王”。母亲有言“邻居好,赛珠宝”“隔锅饭香”,就这样,飘香的滋味从我家堂屋窗户传来传去,可是各家的碗盪分清清爽爽,人心有数……

犹记得我家堂屋很亮堂。每至春节,堂屋四壁都要用石灰水重粉,风干后,父亲总是隆重地磨墨捏笔,喃喃自语,题诗于堂屋东壁。墙壁上出现次数最多的是那首“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……”,少年不识愁滋味,那时尚未察觉父亲深深的落寞。父亲是老扬州中学毕业生,解放前参加了革命工作,后因运动来了,从县里下放到界首应龙大队。这一“下”就是10余年,从黑发壮年到鬓发飘霜,父亲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煎熬。他订了一份小镇罕见的《文物》杂志,或是怀才不遇,寄情于历史故物。所幸父亲所到之处都能遇到好人,结交到好友,应了那句“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”。后来政策松动,父亲离开了应龙,到界首公社工作,应龙大队的人成为我们家座上客。父亲带人到家里吃饭,母亲总能急抓出几道佳肴,令客人大快朵颐。母亲的烹调技艺深得孔氏高祖“食不厌精”的家传,小镇坊间曾赞曰:“孔庆芳的小炒,马凤英的砵肉。”——这也成了父亲搞突然袭击、临时邀客的底气所在。

我曾养过一只鹅。我放学归来,它总是拍着翅膀阔步奔来,嘎嘎低首,置喙相迎。那时我们“拿起笔杆作刀枪”,曾写过“孔老二贼林彪都是坏东西”“妄想让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、受二茬罪”“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”之类的大批判作文,根本不知还有“鹅鹅鹅,曲项向天歌”之咏唱。一日,放学归来,不见我的鹅热情相迎,但闻家中庖厨之香。县城来人,父亲丰以待客,早已煮鹅持作羹,莫笑腊酒浑了。我独怆然而涕下,我可怜的鹅啊!

兔子灯

通往护国寺的路上,还保留一段青石板路。我曾背着黄书包,绕着这条路滚着铁环上学,铁环在这里滚出最好听的“叮叮当当”;也曾猫在护国寺墙角捉蟋蟀,拿弹弓瞄准野塘边

近乡情更怯

□ 陈祥

探出洞口的水蛇头;更难忘“吃兔子肉”,令小心脏怦怦跳!

月上柳梢头,界首古镇的石板路上响起一串串“滴滴笃笃”的声音,纸糊的大白兔脚着木轮、摇头摆尾,穿街走巷。

兔子灯出来时,镇上许多漂亮的姐姐也出来了,她们像鲜活的鱼儿游来游去,钓去许多人的目光。那时,我对“鱼儿”并不垂涎,“小小少年很少烦恼”,我们正酝酿着另一场阴谋。

少年心不在焉地拖着纸糊的兔子,未等兔子怀里的蜡烛烧完,便灭了火苗,来到阴暗角落与小伙伴们会合。

玩灯的伢子,砸灯的麻子。瞅准一只肥胖的兔子,小砖块、小石子砸将过去……哭喊声,叫声,追赶声,声声入耳。少年也吃到了兔子肉,小心脏扑通扑通,旋作鸟兽散……

少年的那盏兔子灯已远去,我不为那时“吃兔子肉”而羞愧,能拥有一点野趣,对于祖国的花朵,何其珍贵!想着灯节的街头,背着沉重的书包、上着各种补习班的少年,在长辈的监护下,消散在煞亮的灯光下。如今做一回“野孩子”,已成为奢望。

石板路上,故乡那只纸糊的兔子还在梦里蹒跚而行……

上河,下河

那时,河水清清,家家都到上河边挑水吃。乡人将大堤西侧的运河称为上河,上河的水自小闸口流入下河。夏天,男伢子喜欢爬到小闸口中间平台,展示高台跳水的雄姿。我曾攀着陡峭的壁沿战战兢兢走到高高的闸台,跳入翻滚的水中,顺流而下,一直淌到界首中学。

下河东流,至界首中学折弯向南,弯弯的河流从校园穿过,一座水泥桥将学校两边连通。当时,有许多大城市的老师在界中任教,他们都很有个性、很有本事。我的恩师卜德训,精通文史哲,平时笑呵呵,一进教室不怒自威,常以“哈——哈——”两声作发语词。他智慧幽默,讲课大气磅礴而又通俗易懂,学生们都服他。叶劳老师,教过我们高中英语,其风格与卜老师大相径庭。据说解放前叶老师从英国留学回来,曾在军舰上干过,后回老家临泽赋闲。戴有武时任界首中学校长,惜其才,特聘为英语老师。叶老师学问虽深,但言语嗫嚅,管不住学生(或是叶老师劫后余生,心有余悸),闹学喧嚣淹没了他弱弱的“English”,他的课堂状如“野鸭子嘈堂”。班上丁国富同学贫而好学,课后常尾随叶老师求教,叶老师诲之不倦。后,丁国富果成大器,留学美国,闯下一片天地。还有一位南京来的刘钰老师,很有喜感,能讲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。他喜欢在穿越校园的下河里游泳,擅长踩水,露出很长的胸毛。他能从水中一把捉到活虾,塞进嘴里就吃,在小镇人眼中甚是惊奇。

而今,校园内那条弯弯河流早被填掉,下河也几近消失……界首中学已被撤销,如烟的往事却越来越清晰,薛德安、郭九霄、盛寿年、沈学武、胡桂、印以庆、黄帅、金琦等许多名盛

岁岁重阳,今又重阳。

高邮有重阳登高祈福的习俗。登高首推文游台。在高楼林立、大厦参天的时代,文游台算不上巨人,但文游台是一处景观。也不单纯是景观而已,它是苏轼、秦观、孙觉、王巩四贤雅聚之处。文游以游心,登高可望远,这是高邮人心中的一处崇高,一份神圣。

去文游台,仰望秦观像,拾级而上,穿过盍簪堂,就得上得主体楼。在楼上,自然有另一番心境。向东眺望,绿野平畴,“稼禾尽观”;向西远视,珠湖浩渺,水天一色,又是帆影波光,夕阳彤云,人的心胸便豁然开朗;向南看去,车水马龙,红男绿女,往来穿梭,秩序井然,尽显古城的繁华与文明。于是,就觉得生在这个时代这座城市很自豪和满足。

吃重阳糕也是多年的习俗。高邮的重阳糕是方形或菱形的米糕。取米制粉,加适量水调和,填入木制模具,模

重阳节

□ 张荣权

县内有“福”“寿”等阴文,填平后反扣,上笼蒸煮,圆气之后,即可出笼。热气腾腾中,米糕上的“福”“寿”凸显出来,旁竖小红旗,十分养眼。米糕松软不黏牙,很适合老人食用。

重阳又是高邮菊黄蟹肥之时。高邮湖的蟹,肉质细腻而鲜美异常。有的大如碗口,蟹壳青色,壳质坚硬,蟹大肉厚,是一方特产。湖蟹历来被视为馈赠亲朋好友的上品。北宋时秦观就曾以“团脐紫蟹脂填腹”的糟蟹寄苏东坡。后曾几也有诗描绘:“香醪紫蟹供杯酌,彩笔银钩入唱酬。”

重阳饮食欢聚聚赏与秋游赏菊结合在一起。在这秋高气爽、金桂放香的季节,邀二三知己,赏菊观景,临风把酒,以姜丝香醋用蟹,那份惬意,难以描述。

重阳是敬老节,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尊老敬老”的一个载体。1989年,国务院把重阳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瞬间

□ 陈仁存

糊了谁是幸福者谁是哀痛者。

战争毁掉了我们的家园,毁掉了无数的生命,也毁掉了人的心灵。哈巴特霍利的微型小说《德军留下来的东西》就发人沉思:

“战争结束了,他回到从德军手里夺回来的故乡。

他匆匆忙忙在路灯昏黄的街上走着。一个女人捉住他的手,用吃醉了酒的口气和他讲:‘到哪去?是不是上我那里?’

他笑笑,说:‘不上你那里——我找我的妻子。’

女人突然嚷起来:‘啊!’

他也不由自主抓住女人的肩头,迎着灯光,他的手指嵌进女人的肉里。他们的眼睛闪着光,他喊着,‘约安!’把女人抱起来。”

我们不要战争,尤其不要老想着去打仗,只愿“西线无战事”,让每个生命都得到滋养、享受尊严,让每一位小可爱都生活在“蜜蜂蝴蝶都飞来”的美丽图画里,让每个瞬间都成为美好。

泰庐记

□ 周荣池

得一室容身安居,屋舍安顿日常,人心润得室雅。主人之心神、心性、心绪,藉屋舍外化、物化并与之化矣。泰庐之泰乃大宁静,庐非粗陋但有古意,使有缘于斯处饮宴唱和者身泰、心泰、神泰。人得泰庐,但见竹石之下,闻流水音;摩挲故物老器,抚旧光阴;又赏诗书画卷,得风雅意。

一壶茶,忘却风烟俗世,得清泰。楠木茶几,如峰挺立,闲坐片刻,光阴停顿。茶之一叶落于时节,熟于工巧,辗转流离而重生于沸水,洗尽风尘铅华,一壶涵养清静泰然。绿茶沉浮,清冽明净;白茶古意,俭素恬然;红茶甜香,静默安闲……及至天下茶色无数,皆叶之情,人一壶静以修身。一壶茶,忘却尘世繁华劳碌,细嗅之、慢品之、痛饮之,如醉吟先生“坐酌冷冷水,看煎瑟瑟尘”。草木之意由八方奔袭而入壶中,与口舌心绪交融,是以得身泰之妙境。

三杯酒,道尽万丈红尘,得畅泰。得进泰庐,有主人题书“玉壶光转一夜玉龙舞”,见之如闻酒香陶然,满屋醉意生香。得大先生云“痛饮酒,熟读《离骚》,方可谓真名士”之真意。名士难以为之,书卷未可读全,但痛饮酒凡夫亦可尽得。酒之醉人在阻隔尘世烦扰,藉以遗弃琐碎纷繁,暂得忘

我之境。诸酒纷杂,或浅白、或甜俗,或烂漫、或热烈,亦有土法自酿醇厚,正如君子秉性各异而归于一醉方休。席间碗盏冷热皆取田园之意,或湖中物产,或田边菜蔬,或四方野物,皆由五味调和,令人不禁停箸举杯惜吟名句:劝君更尽一杯酒,与尔同销万古愁。酒过形容散,醉伴最难得,此间情形正如壁上所呈倪悦山水四题:大象无形、大智无方、大形无依、大音无侣。世间五味被酒香一味融合,或醒或醉皆泰然自处,是以得心泰之佳境。

半卷书,终得随缘雅意,得祯泰。茶酒过后,转而再观壁上案头诗书画卷,或观主人宾朋挥毫泼墨,虽有灯光璀璨娇媚,竟仍有“人户松作客,幽泉石为琴”之风雅。壁上书画名家林立,有吴悦石红衣钟馗傲骨凛然一身正气;有范迺作“虽非隐士子午谷,未愧诗人丁卯桥”正应此景;有李啸“禅心”二字古意祥瑞;有吴国平书《心经》雅致独绝。酒酣意阑,身心俱悦,思聚散无期,又如刘鹏高士所题:“旧游似梦徒能说,万事如花不可期”。诗书画意融于茶醪酒香,如与智者名士神交雅集,随缘如意吉祥,是以得神泰之胜境。

泰庐者,在鹭社湖西神山之畔送驾桥远乡旧地。主人钱钦俶,乃乡贤名宿钱白平之后。钦俶濡染家学,于奔走商海之暇,得一室名之泰庐,品茗饮酒读诗书画,乃趣事、快事、风雅事也。